



景十三王列傳二十三

漢書五十三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廷盛高潑傳漢書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濟閔王

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闕師古曰闕音烏曷反程姬生魯共王餘

日共讀曰恭江都易王非師古曰易音改易之易膠西于王端師古

下皆類此善遠師古曰善遠音道也言其所行不謚法云好更故舊曰易膠西于王端師古

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師古曰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曰

實每求真是也今流俗書本云求長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

留其真也師古曰真正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

不遠千里師古曰不以千里為遠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

王者師古曰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

招致率多浮辯師古曰言無實用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

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

子師古曰先秦舊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周官尚書禮禮記師古曰禮者禮經也禮記者諸儒記禮之說也孟

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被音

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

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文約指明師古曰約少也指謂義之

治師古曰端也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

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師古曰睿深也通也宜謚曰獻王子共王

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師古曰頃音頃

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

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

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戶後元怒

少史留貴留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留貴母有司奏

元殘賊不改不可君國子民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師古曰房陵漢中縣

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貶漢中

太守請治元病死立十七年國除絕五歲成帝建始元年

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如淳曰漢官比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是為河間惠

王良脩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

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其益封萬戶二十七

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絕

臨江哀王閔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

三歲坐侵廟墮地為宮師古曰墮音入緣反解上徵榮榮行祖

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既上

車軸折車廢師古曰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師古曰簿皆音簿王

恐自殺葬藍田無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

子國除師古曰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之後地入于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

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師古曰

年不喜辭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人口吃難言師古曰二十八年薨子

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遜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持也唯恐

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

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駿嗣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

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駿弟郅鄉侯閔為王蘇林曰郅音魚縣

音吾王莽時絕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

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

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

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師古曰治淮都之劉濞所居也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

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

宮館招四方豪桀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為太子

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

不出蚡宣言曰子廼與其父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

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師古曰荷廬召

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鄭氏曰淖音卓王孫之卓

蘇詭是音蘇林曰淖音泥淖師古曰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為淮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

幸立之師古曰異得立其子為易王嗣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

邪告建淫亂不當為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為

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

太后聞之師古曰易王即魯恭王同母之弟徵臣則太后之孫也故與書成之遺徵臣書曰國中口

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師古曰籍籍謂語聲也後建使謁者吉請問

共太后師古曰謂請問起居也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師古曰謂

也王前事漫漫今當自謹獨不聞燕齊事乎張晏曰燕王定國齊王次昌皆

與子昆弟姦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共太后語建大怒擊

發覺自殺也吉斤之師古曰斤謂退棄之建游章臺宮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

覆其船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其下亦同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師古曰波

波波名其下云入波中亦同天大風建使即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

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皆死師古曰不救止之並死波中也宮人

姬八子有過者輒令羸立擊鼓師古曰八子姬妾官名也或置

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鉗以鈇杵舂師古曰鈇者錫之類也音弋全

反不中程輒掠師古曰程者作之課也掠答擊也或縱狼令齧殺之師古曰建

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

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人羸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

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

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

師古曰羝羊牡羊音丁奚反專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

誅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

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决不獨死師古曰覆

死言欲反也建亦頗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

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

師古曰疾者號曰靈武君作治黃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

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負及拜爵

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

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遣建荃葛蘇林曰荃音詮細布屬

臣瓚曰荃香草也師古曰服廣二說皆非也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紵

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角布之屬皆為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

以荃及葛珠璣師古曰璣謂珠之不犀甲翠羽媛能奇獸數通使

往來約有急相助師古曰約謂言契也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

建使人多推金錢絕其獄師古曰行賄賂以威其蹤緒也後復謂近臣曰我

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

能為耳師古曰亦言欲反也建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

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

綬節反具師古曰索搜也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

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

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

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師古曰即就也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

六年國除地入于漢為廣陵郡絕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

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絕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

師古曰盱音許于反盱音怡奉易王後莽篡國絕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盪又陰痿師古曰盪古

性賊害而狠辰也痿音萎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為郎郎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師古曰數音所漢公

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師古曰滋益也有司比再請

削其國去太半師古曰三分之一為少半師古曰比類也端心慍遂為無訾省

蘇林曰為無所省錄也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

終不得收徙師古曰不徙置他處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

宮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它國師古曰之往也相二

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

之所以設詐究變師古曰究極也疆足以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

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

衆立四十七年薨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

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師古曰共讀曰恭足恭謂便辟也而心刻

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辯違道之辯也中傷也音竹仲反多內寵姬及

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

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師古曰或帛或布以為單衣自行迎除會師古曰

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申息諱

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迺上書告之及

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

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

使使即縣為賈人權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賈賈之賈者權者禁也家獨王家得為之也師古曰即就也就請

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

福也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作畿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畿機祥摠謂鬼神之事也服說失之機音居衣反好為吏上書

願叔自國中盜賊師古曰督視察也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師古曰徼謂

察也音工鈞反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師古曰使謂京師使人也過客行客

從趙過者也波謂傾側也音皮義反父之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

丹淫亂又使人推埋攻剽為女姦甚眾師古曰推殺八而埋之故曰推埋剽劫也推音直佳

反其字從木則音頗妙反其字從刀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

罪至死彭祖上書寬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師古曰以勇敢自隨

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

慮公主師古曰慮音廬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

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

元年薨謚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死為漢宦者上召問淖

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

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是為頃王

十九年薨子懷王尊嗣五年薨無子絕二歲宣帝立尊弟

高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克嗣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

莽時絕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

孟康曰今廣平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

臚高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

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為樂奴婢從死師古曰先令者預為遺令也能為樂作樂之人

也此死必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義誅

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兵楚

七國行事議者多冤鼂錯之策師古曰言錯策為是狂見殺也皆以諸侯連

城數十秦疆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師古曰暴謂披布之諸侯王自

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大牙相錯者為盤石宗

也師古曰錯雜也言其地相交雜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

師古曰疵病也音才斯反答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代

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

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象欬師古曰象

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應劭曰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賓客祖故高漸離擊筑易

能復食也師古曰低謂俯首蘇林曰六國時人名周善鼓琴母死無以葬并見孟嘗君而飲吟也如淳曰上雍

門子以善鼓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之後高臺既已顛曲池又已平墳墓生

荆棘故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君喟然歎息也師古曰如

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師古曰幼音一

夫衆响漂山應劭曰响吹也師古曰漂動也响聚民成雷師古曰民

拘於牖里孔子厄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

害也師古曰烝庶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

謂素為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解叢輕折軸羽翮飛肉師古曰

亂遇法用可為出涕者也師古曰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師古曰

音力支反又明月曜夜師古曰夜也師古曰宵亦然雲蒸刻布杳

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師古曰泰山師古曰亦布散何則物有蔽

之也今臣雍闕不得師古曰道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

生師古曰叢生言衆多師古曰道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

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師古曰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

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師古曰言於

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張晏曰葭莩蘆葉葭葉裏白皮也

羣居黨議朋師古曰羣居黨議朋

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師古曰擯卻謂斥退也冰釋

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

輕薄也師古曰葭莩也葭者其角中白皮至薄者也葭

羣喻著鴻毛喻輕薄甚也葭音孚張言葭裏白皮也

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

言銷散也擯音必刃反卻音

丘畧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師古曰伯奇周尹吉甫之子也事後母至

孝而後母譖之於吉甫吉甫欲殺之伯奇乃亡走山林比干諫紂紂怒殺而剖其心故云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怒

焉如擣假寐求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師古曰小雅小弁之

詩也怒思也擣築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求長也疾病也言我臣之

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

諸侯事師古曰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

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

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師古曰好內耽於妻妾也變音五教反有子自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

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

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捐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

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

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

十五年薨無子絕四十五歲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

孫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絕十四歲

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

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絕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

避不願進師古曰謂月事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

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張

曰長沙王生乃發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

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襄

以武陵王陵二十八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

鮒鮒嗣服虔曰鮒音拘師古曰鮒音附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

師古曰刺音來曷反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師古曰縱放也殺二人又

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

師古曰滅其官屬所以貶抑之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師古曰煬音弋向反二年薨無

子絕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

子魯人嗣王莽時絕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師古曰齊音弋向反

曰益法曰繆仁傷善曰繆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

距距亡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產姦師古曰姦古

曰謂其姊妹也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師古曰所姓忠名解具在食貨

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孟康曰彭祖子各明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明廣川王子也罵曰吾

盡汝種矣師古曰王証彭祖罵明云然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

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

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

朕為兄朕不忍絕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

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奕

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劍音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

荆卿師古曰成慶古之勇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

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

侍視甚謹師古曰陽成姓也昭信名也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懷中刀師古曰懷古

曰懷古答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答問昭平不服以鐵

鍼鍼之師古曰以鍼刺也鍼音之林反疆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

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殺從婢三

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

師古曰言其見形令我畏也見音胡電反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

刺漢書三

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脩靡夫人主繒帛崔脩成為明

貞夫人主衣服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

我師古曰鮮也明新華也盡取善繒句諸宮人師古曰句乞遺也音工艾反去曰若數惡

望卿不能減我愛師古曰若汝也惡謂譏毀也設聞其淫我身之矣後昭

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楊傳粉其傍師古曰袒音坦楊音錫

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望卿作歌

曰昔尊章嫫以忽孟東曰嫫音匹昭反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為鍾鐘者尊聲之轉也謀屈

奇起自絕師古曰屈奇奇異也音其勿反行周流自生患諒非望今誰怨師

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

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

望卿所處師古曰更音工衛反更擊之師古曰更音工衛反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

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杙其陰中師古曰杙槩也椽音竹角反杙

音割其鼻唇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師古曰令我恐畏也

今欲靡爛望師古曰靡碎也音靡其下亦同與去共支解置大

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

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

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為方領上刺作

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咎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

柱燒刀灼潰兩目師古曰潰決也生割兩股銷鈿灌其口中愛死支

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

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逆師古曰逆逆也昭信不敢逆昭信意昭信

前漢五十三

列傳五十三

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

門無令出教師古曰教謂遊戲也使其大婢為僕射師古曰大婢之長年也主永巷

盡封閉諸舍上齋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

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師古曰聊賴也心重結意不舒內第鬱憂哀積

師古曰弗音拂願棄軀死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輒

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

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教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

諫正去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去益大逐之師古曰益大謂年漸長大也內史請以為

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

數置酒令倡俳羸戲坐中師古曰倡樂人也俳雜戲者也以為樂相彊劾繫

倡闌入殿門如淳曰倡相名也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脩靡

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

赦不治望卿前亨煇即取他死人與都死并付其母師古曰死者尸

也次下求其死亦同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

奴得辭服師古曰得者為吏所捕得本始三年相內史奏狀具言赦前所

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

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

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

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煇

生割剥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

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

直用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

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

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瑜為廣德王師古曰隄音丁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絕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應劭曰擣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師古曰兵車正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天今所謂兵箭者也鏃音子木反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辭語所連出其事寄於上最親師古曰寄母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姦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

申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同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絕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祿嗣十年薨子繆王定嗣二十二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絕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無子國除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寬之三十二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

男梳蘇林曰音奪師古曰音他活反其字從木梳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

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

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師古曰媚亦輕妬也媚音冒

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

后太子乃至憲王稚不以梳為子數師古曰雅素也數音所具反不分與

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梳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

收恤梳梳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梳自言憲王

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出服舍也太子勃私姦

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師古曰環繞也音宦入獄視囚

天子遣大行塞驗問師古曰張騫也逮諸證者師古曰逮捕之王又匿之吏

求捕勃使人致擊管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

王后脩上曰脩素無行使梳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致

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

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天后

妾不和適孽認爭師古曰適音嫡孽庶也陷于不誼以滅國朕甚閔焉

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

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師古曰真定明王也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

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

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絕

泗水思王商立十二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

是武帝憐泗水王絕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

年薨有遺腹子煖師古曰煖音許遠反相內史不以聞太后上書昭帝

閔之抵相內史罪立煖是為勤王師古曰勤謹也立三十九年薨子

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戾王駿嗣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絕

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
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信哉斯言也雖欲不
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魯嚴
冲云宴安鴆毒不可飲也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
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自
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惟大雅卓爾不群
河間獻王近之矣

景十三王列傳二十三

李廣蘇建列傳二十四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葉書五十四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

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師古曰受射法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師古

曰在上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

常侍師古曰官為郎而常騎以侍天子故曰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

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

郎將師古曰為騎郎之將主騎郎具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

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文頴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

不得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

與虜確恐亡之師古曰負恃也確謂上乃徙廣為上郡太守匈

服虔曰昆邪中國人也師古曰對上而泣也昆音下温反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

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勒曰日兵擊匈奴中

貴人將數十騎從張晏曰放從游獵也師古曰張讀作縱此說非也

用反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

走廣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廣曰是必射鵞者也文穎曰鵞鳥也故使善射者射

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師古曰旁引其而廣身自射

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鵞者也已縛之

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師古曰為陳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

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

不我擊師古曰不我擊不敢擊我也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

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

以我為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師古曰示以堅廣上

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

馬卧師古曰縱放也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

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

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

由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

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

就吾水草頓舍人人自便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便安不擊手刀

斗自衛孟康曰刀斗以銅作鏃受一斗畫放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

也蘇林曰形如銷無緣師古曰鏃音譙郡之

也莫火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

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

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

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

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

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

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

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

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為義古

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庶類李牧市租皆入幕然

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

治軍薄師古曰薄文簿音步尸反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

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師古曰卒讀曰碎而其士亦佚樂師古曰佚與逸同逸樂謂

也閑豫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

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

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

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為

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師古曰韓安國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

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

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

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

傍有一兒騎善馬師古曰睨邪視也音五係反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師古曰騰跳躍

也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

行取兒弓射殺追騎師古曰且行且射也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

吏吏當廣亡失多為虜所生得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當斬贖為庶人

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師古曰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嘗

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

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蘇林曰韓將軍後徙韓安國

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

尉與俱師古曰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

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服虔曰式撫車之式

以禮教人也式者車前橫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

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師古曰竦驚也是以名聲暴

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蘇林曰陳留人語恐言憺之師古曰稜音來登反

憺音徒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延免

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師古曰指意也將軍其率師東轅

彌節白檀孟康曰白檀縣名也屬右北平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亡解反以臨右北平盛

秋師古曰盛秋馬肥恐虜為寇故令折衝禦難也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

之石也他日歟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歟

之及居右北平歟虎虎騰傷廣廣亦歟殺之石建卒上召

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

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者十封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善在

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

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

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廼使其子敢

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

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圍陳外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胡急擊矢下如

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

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以大黃歟其裨將服虔曰黃肩有弩也孟康曰太公

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入

色師古曰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師古曰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師古曰整行陳也軍中服

其勇也明日復方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廼解去漢軍

罷弗能追師古曰罷讀曰疲是時廣軍幾沒罷師古曰幾音依反歸漢法博

望侯後斯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又能勝虜功過

相當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

也

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

中率封為樂安侯師古曰此傳及百官表並為樂安侯而功臣表作安樂侯是功臣表誤也元狩二年

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名聲出廣下遠

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

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

諸妄校尉已下張晏曰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師古曰中謂中庸之人也以軍功取

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

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師古曰恨悔也

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廼將軍所

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

分其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直反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

言生產事為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猿臂通有也或曰以當為爰臂爰緩意也其善歟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

少言師古曰呐亦納字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歟闊狹以飲專以歟

為戲如淳曰為戲求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也將兵之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

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師古曰苛細也士以此愛樂為用其歟

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師古曰度音徒各發即應反中音竹仲反

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歟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

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

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

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師古曰走趣也音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

出東道師古曰并台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少回遠師古曰回繞也曲也音胡海反大軍行水

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詳輩也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

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

漢廷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致死大將軍

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薄日數為匈奴

合也孟詵是矣數音所用反奇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是時公

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

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

師古曰之往也莫府衛青行軍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

愠怒師古曰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

道師古曰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惑迷也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延遇兩將軍師古曰

日絕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

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

子失軍曲折師古曰曲折尤言委曲也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

府上簿師古曰之往也簿謂文狀也音步戶反廣曰諾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

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

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单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

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

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為垂

泣師古曰知謂素相識知也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

當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師古曰當戶擊媽

媽走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乃拜椒為代郡太

守皆先廣死廣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

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墼地一畝葬其中師古曰墼音人搃反當下

師古曰墼音人搃反當下

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
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
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師古曰令其父恨而死也廼擊傷大將軍大
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
所在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掌反他皆類此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歟殺敢去
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
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掌
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師古曰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
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
絕纜欲刺虎師古曰落與絡同謂當時經絡之而下也纜索也音力追反上壯之遂救止焉
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
欲亡從陵下吏死

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師古曰下音胡

反引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

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

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

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

吏士與輕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

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

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陵召見武臺師古曰未央叩頭

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

軀命中師古曰扼謂提持之也命中者所指名處即中之也扼音厄願得自當一隊師古曰隊部也音徒內反

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師古曰鄉讀曰嚮上曰

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師古曰猶言不事須

也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

詔疆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

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

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

也師古曰浚稽山名特勇方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鷄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

博德上書廼詔博德吾欲子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

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鈎營之道張晏曰朔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師古曰走音奏

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師古曰郭者塞下險要之處往往脩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郭蔽而向敵也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

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師古曰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仕角反

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張晏曰天子疑

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求至春乃其西也

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

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師古曰說

讀曰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

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

戟盾後行持弓弩師古曰行並音胡剛反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

止師古曰金謂鉦也一名錫錫音濁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

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

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

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當也至也其下亦同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

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

起者何也師古曰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一曰士卒有以妻婦故聞鼓音而不時起也軍中豈有女子

乎始軍出時關東群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

車中陵搜得皆劔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

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也音家虜從

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自燒其旁草木令虜火不得延及也南

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

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箭共一臂也

音去權反又音眷師古曰張說是也素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

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

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也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

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

十里得平地不能破廼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

日數十合復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

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

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

師古曰幟旗也音式志反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

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

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

年趣降師古曰且攻且呼也呼音火故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

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師古曰鞬音丁奚反一

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

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

壘石服虔曰山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反士卒多死不得行昏

後陵便衣獨步出營蘇林曰穿衣卷裳而行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便衣謂著短衣小褻也止左右毋

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

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

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

如況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
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
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師古曰兵即謂
也天明坐受縛矣各為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
師古曰脫
活及以下亦同今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如淳曰半讀曰片或曰五升曰
半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
時久寒有冰持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
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
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
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
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
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大史令司馬遷
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師

日猶營其素所畜積也師古曰畜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

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服虔曰媒音欺謂詆欺也

釀成其罪也師古曰孟說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

輜戎馬之地師古曰輜踐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

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文

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師古曰冒犯也

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師古曰所摧敗敗匈彼之不死宜欲得

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

兵師古曰財與纜同謂淺也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

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師古曰沮謂毀下遷腐刑久

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廼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

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孟康曰坐預詔疆弩都尉路博德迎廼

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

公孫敖孟康曰因杆胡地名也師古曰杆音于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

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

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

為愧師古曰取其不能死節累及家室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

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

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廼李緒非

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

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

大闕氏欲殺陵師古曰大闕氏單于之母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廼還

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師古曰丁靈胡之別

種也立為王而主其人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

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

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

有大事廼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

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師古曰故人謂舊與相知者俱至

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

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者也

而數數自循其刀環師古曰循謂摩順也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

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蘇林曰博且飲也師古曰勞音來到反兩人皆胡

服推結師古曰結讀曰髻一操之髻其形如推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

主上富於春秋師古曰言天子年少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師古曰子孟光之字

少叔桀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

之字也

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師古曰言其勞苦霍

子孟上官少叔謝女師古曰謝以辭相問也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師古曰恙憂也

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

少公師古曰呼其字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

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游天下由余去戎入

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師古曰隨其後而語之

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

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

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

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服虔曰趙信也失軍

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

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核中廐監師古曰核中廐名為之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

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

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師古曰且音子聞反鞮音丁奚反恐漢襲之廼曰漢天

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

嘉其義廼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

厚賂單于答其善音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

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為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募士斥候百餘人俱師古曰募人在道為斥候者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

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師古曰緱音工

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師古曰昆音胡門反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

師古曰昆音胡門反

師古曰昆音胡門反

師古曰昆音胡門反

師古曰昆音胡門反

泥野侯沒胡中

師古曰從趙破奴擊匈奴兵敗而降

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

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

副張勝相知私侯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

弩欺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

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

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

虞常生得

師古曰被執獲也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

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死重負國欲

自殺

師古曰言被匈奴侵犯然後死是為更負漢國故欲先自殺也重音直用反

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

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

臣贊曰

胡官之

也即謀單于何以復加

衛律召武受辭

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

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

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

地為坎置熅火

師古曰熅謂聚火無火於者也音於云反又於音七瞻反

覆武其上

音芳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

師古曰息謂出氣也惠等哭輿歸

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

于使使曉武

師古曰諭說令降也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

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師古曰衛律自謂也

當死單于募降

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

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

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

畜彌山富貴如此

師古曰彌滿也

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

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

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

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師古曰言何用見女

也為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乎心持正反欲闔兩主觀

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關

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師古曰言

終不肯降明矣師古曰言汝知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

終不可脅師古曰言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廼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

旃毛并咽之師古曰咽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

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故設此言示絕其事若燕太子

丹烏白頭馬生角之比也燕音丁奚反乳音人喻反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

海上廩食不至師古曰無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

蘇林曰取鼠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

節旌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師古曰靛武

能網紡繳檠弓弩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師古曰檠正弓弩也繳音研檠音警又音巨京反於靛王

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師古曰王死

後人衆徙去其冬下令盜武牛羊師古曰武復窮

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

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

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

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師古曰

兄從至雍棧陽宮扶輦下除張晏曰主扶輦下除道也觸柱折

轅効大不敬伏劔自刎師古曰賜錢二百萬以葬孺

卿從祠河東后土張晏曰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師古曰

前漢書四

為騎也黃門駙馬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
也駙副也金日磾傳曰養馬於黃門也
推隨駙馬河中溺死宦騎

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

幸師古曰不
幸亦謂死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

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

露師古曰朝露見日則晞
乾人命短促亦如之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

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
有居室武帝大初元年更各保宮子卿

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

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

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

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

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

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

已死久矣師古曰分
音扶問反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

師古曰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

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師古曰
決別也陵惡自賜武師古曰謂
若示已於

匈奴中富饒以夸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

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王室胡兒所作以俟漢者也李奇
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

胡與匈奴間有棄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為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

屯區脫以備漢此為因邊境以為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為候望

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

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音一笑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

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

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
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歿上林
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

師古曰卿讀曰嚮
臨哭也音力禁反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云少府屬官
有居室武帝大初元年更各保宮
師古曰謂若示已於

以讓單于師古曰讓責也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

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

漢且貫陵罪師古曰貫寬也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

乎曹柯之盟李奇曰欲劫單于如曹柯盟之時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

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今子卿知吾心耳

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

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隕老母已

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師古曰隕墜也音太回反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單于召會武官屬師古曰會謂集聚也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

人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為勿非也武以始

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

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

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

錢人十萬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

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來

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

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

失子燕王師古曰疏謂條錄之今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

不降還廼為典屬國師古曰實十九年而言二十者欲以其事以見寬屈故多言也大將軍長

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顓權自恣師古曰顓與專同及燕王等

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白數為燕王所訟子又

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復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師古曰與讀曰預賜爵關內侯食

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

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師古曰百官公卿表少府

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故令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

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傳甚優寵

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

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師古曰平恩侯許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也車騎將軍

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

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

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

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

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

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廼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

特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龍何造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表也題也

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

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

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

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

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

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

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重

典漢室而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於方叔之屬召讀曰邵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

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

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

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師古曰恂恂誠謹貌也音荀及死

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

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師古曰蹊謂徑道也言桃李以其華實之故非有所召呼而人爭歸趨來

往今絕其下自然成徑以喻人懷誠信之心故能潛有所感也蹊音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

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

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師古

曰皆論語載孔子之言蘇武有之矣

李廣蘇建列傳二十四

衛青霍去病列傳二十五

漢書五十五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按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

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曹參之後然參傳及

功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媼者婢妾之摠稱也媼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

呼也衛者摩其夫家姓也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

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為衛氏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衛

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

衛氏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皆不姓衛而冒稱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

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

編戶之間以別於公上家也今流俗書本云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

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

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
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

長公主女也文穎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

有身妬之廼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師古曰建章宮中未知名大

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

師古曰逆取曰篡故得不死上聞廼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

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

陳掌通師古曰掌即陳平曾孫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

人青為大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

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

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

籠城師古曰籠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廣為

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關

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師古曰語在匈奴傳元朔元年

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

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高關師古

曰高關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

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以三

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

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地也上曰匈奴逆天理

亂人倫暴長虐老師古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

造謀籍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

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獫狁北狄名

即匈奴也獫狁音險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象車聲也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

前漢書卷五十五

征因築城以據險允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關獲首二千三百

級車輜玄田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

谿舊曰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色梓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此塞而行也絕梓

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

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

日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獲醜者得其衆也一

曰醜惡也訊音信 毆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

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

師古曰所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

騎出高關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

軍文穎曰沮音祖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

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

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

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為夜逃獨與其愛妾

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

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頓移反衆男女萬五

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師古曰數十萬以至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

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師古曰諸將皆

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我士師大捷獲匈奴

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

侯師古曰伉音抗又音工即反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

曰師古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

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疆穽中未有

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

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

之意也仇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

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

奴常護軍傳校獲王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

部為一校或曰備旗之名非也每封敖為合騎侯晉灼曰猶冠軍都尉

韓說從大軍出真渾張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至匈奴右賢王

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言搏戰獲王師古曰搏封說

為龍頡侯師古曰頡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鄂

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鄂侯此本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

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

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

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

爵關內侯沮息如意食品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

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

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

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

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

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

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

犇降單于師古曰犇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

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即周霸等張晏曰正軍正也閔名也

人建當云何師古曰謂處斷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

堅大敵之禽也師古曰言衆寡不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

夫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

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
肺附待罪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盼傳也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
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
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
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師古曰風讀曰調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
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

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皇后

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予

壯士為西示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

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下並同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

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

產名也師古曰此人單于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亦單于

相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其名也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

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

功賜爵關內侯邑三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

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無人青賜千金是時王

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史記云甯乘齊人將軍所以功未甚

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

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青親母也

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必實對上廼拜甯

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

中父道軍知善水草處師古曰道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

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

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隄烏鞮師古曰

五王國輜重人眾攝龍言者弗取師古曰龍言謂振動失志氣言距

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

短兵鏖臯蘭下應劭曰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蘇林曰匈奴中山

殺人為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山下而多殺虜也晉說文

音皆得之今俗猶謂打擊之甚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

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也師古曰折蘭匈奴銳悍者誅全甲

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及相國都尉捷首

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

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而率滅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

亡之數下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

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

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

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

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而去病出北地遂

深入台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山即天

連祁音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者濟居延張晏曰

山揚武乎鯨得鄭氏曰鯨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得單

于單相酋涂王張晏曰單相酋塗皆胡王也及相國都尉以衆降

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而舍

之功成則止也

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闕氏王子五十九人

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

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

擊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斬遼漢王捕稽且王

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封破

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騎將軍有功因為號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

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

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

音者誤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師古曰宿舊也兵兵器也去病所將

常選師古曰選取號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

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耦謂墜落故不謂耦

而無功也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

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

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

約來言之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

之去病既度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

欲不降者師古曰恐被掩覆也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

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

將其眾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

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如淳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吐洽

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讀曰呼毒尼胡王名也雁庇為煇渠侯

師古曰傳音張

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

師古曰傳音張

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

文頴曰雁音鷹此音庇陰之庇師古曰庇音禽隼黎為河基侯師古曰隼音反

此作禽黎轉寫誤耳師古曰隼音反大當戶調雖為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

調雖表傳不師古曰功臣侯表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

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眾萌咸犇於率師古曰前字與解

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誅獍悍師古曰

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言能引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

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典軍旅之勞及北河以千七百戶

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繇

後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

為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

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

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去

也今大發卒其執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

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

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

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

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

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師古曰食音平陽侯襄為後將軍師古

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入馬罷師古

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迺悉遠北其輜重

單于兵陳而待師古曰為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師古曰言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師古曰言

也師古曰言

大風起沙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

單于師古曰單謂左右舒引其兵如鳥之翅翼單于規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

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

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驍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戈反冒音莫范反昏漢匈奴相紛拏

師古曰紛拏亂相持殺傷大當師古曰各相殺傷漢軍左校捕盧卒單

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

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

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

曰食讀軍留一日而還采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

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

大將軍引還過幕南廼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

廣師古曰簿音步九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

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公孫蠡王自立為單

于師古曰蠡音鹿單于後得其衆右王廼去單于之號師古曰去

音立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

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

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比自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

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葷音薰葷允重葷也堯時曰熏葷周曰檢允秦曰匈奴師古曰葷字與

薰同葷音約輕齋絕大幕師古曰輕齋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齋糧食少也一日齋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涉

獲單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也涉水而破獲之以誅北車者晉灼曰王號也

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疾師古曰濟弓盧水名也獲

屯頭王韓王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

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均至海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二

積土增山曰封為禪祭地曰禪也

前漢五十五

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以

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

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檇余山師古曰檇音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

千八百級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

獲王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

刺王伊即軒師古曰刺音之亮反軒音居言反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陸

支為杜侯伊即軒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

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

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左庶

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

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

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

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廼置大司馬

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晉灼曰悉加大司馬皆欲令

等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

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

安不肯去師古曰安策陽入後為益州刺史郎遺司馬悉書有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

敢往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

如耳不至學古兵法顧念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

師古曰卓亦遠意

師古曰檇音其字從木

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

師古曰刺音之亮反軒音居言反

師古曰悉加大司馬皆欲令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

許吏反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

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

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為冢象祁

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

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

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

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于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

冠軍侯國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

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

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

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

門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

從我奈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皇后

師古曰風讀曰調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主

如淳曰本陽信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

平陽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東次去最

也亦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

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

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

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李廣張騫公孫賀

李蔡曹襄韓說蘇建皆自有傳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

李息郁郅人也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日反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為材

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將軍從大

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將軍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軍
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
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
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
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
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師古曰水名
也在朔方北亡士
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
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沮音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疆
弩將軍後一歲復為疆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
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

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
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殺羽人師古曰馮胡之縣也後音丁活
反又音丁外反羽音許羽反武帝立十八年

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
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

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為

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
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用校尉

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

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山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師古曰再出為票姓

校尉也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

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

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不離

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

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馬

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攻胡

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後六歲

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兵八萬騎

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

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

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

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

稱焉師古曰言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

師古曰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

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

而已何與招士師古曰與讀曰豫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師古曰方比類也

衛青霍去病列傳二十五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書五十六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明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第

子傳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

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師古曰雖有園圃不進退容止非

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

百數師古曰數皆所具反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

休德師古曰休美也言承先帝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師古曰

也極也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師古曰皇暇求惟萬

事之統猶懼有闕師古曰永深也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

國諸侯公選賢良脩藝博習之士師古曰郡郡守也國王國也諸

方在外者公選謂以公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師古曰今子

大夫衰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衰進也為舉賢

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良之首也師古曰衰然感服貌也詩邶風靡丘之

之當由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師古曰韶舜樂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

與管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虜桀紂之行師古曰陵夷言漸

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

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

失其統師古曰操執也詩車也統緒也操固天降命不可復反

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師古曰息止也烏虜呼嗚呼數辭也凡

所為胥有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師古曰胥齊

益三代受命其符安在師古曰符安在也異之變奇緣而起性命之情或

天或壽或仁或鄙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習聞其號未燭厥理

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師古曰登成也真潤四海澤

臻中木師古曰臻至也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師古曰祐

鬼神之靈師古曰為鬼神所敬饗真澤洋溢師古曰延及羣生師古曰

講聞高誼之日父矣其明以諭朕師古曰諭謂曉告也科別其條勿

猥勿弄師古曰猥積也弄合也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

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

害師古曰極中也云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請令于大夫其

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

前漢書

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眚以譴告之師古曰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師古曰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九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師古曰彊音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詩曰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燕民之詩也夙早書云茂哉茂哉師古解也淺勉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讀與由同由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延

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師古曰著明也音竹故鼗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莞絃之鼗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下亦類此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師古

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

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

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

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

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

反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

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師古曰論語載

近也言修德者不獨空皆積善系德之效也師古曰索及至後

為之而已必有近助也世淫佚衰微師古曰佚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

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師古

音竹反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師古曰畜讀上下不和則

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師古曰繆古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

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以喻造也治

人有似於此也粹純也師古曰陶以喻造也治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

也小人之德中也中上之風必偃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也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夫夫上之化

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

旋轉者甄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也

之斯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

則和悅耳師古曰論語載子貢對陳子禽之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

之成師古曰謂正次王王次春師古曰解春秋書春春者天之所為也

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

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師曰與讀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隱公始即位何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

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

欲正本也師古曰視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

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

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

而萬民殖五穀孰而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

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

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

無位故不至也師古曰操執持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

可致之勢師古曰操執持又有能致之資師古曰資材質也行高而

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

應而美祥其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師古曰不以教化隄防之不

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

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古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漸民以禮故其刑

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師古曰去亦除也音立呂反復脩教化而崇起之

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

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

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蘇林曰苟為治也

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徠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

民如秦者也師古曰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

民嚚頑抵冒殊扞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月犯也殊絕也扞距

也音讀如字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音莫干反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圻漫也所以泥飾牆也言內質弊壞不可修治也圻音

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師古曰下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夏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

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
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
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師古曰言當有求之今臨政而頓治七十餘
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
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
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五者所當
修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
外延及群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
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文穎曰巖廊殿干小屋也晉灼曰堂
是垂拱無為而天下大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師古曰昃
亦具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師古曰與
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

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

也朱丹其背王為戚也佾列也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

豈異指哉師古曰言意趣不同或曰良王不瑑師古曰瑑謂彫刻為文也音象下皆類此又云

非文亡以輔德一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女奴傷飢膚以

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天下

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至耗矣哀哉

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烈誅殺甚衆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耗不明也言刑罰亂亂音莫報反烏虜師古曰虜

朕夙寤晨興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覺音工孝反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

法也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師古曰永深也洪大也皆在力本任賢

師古曰力本謂勤力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

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

未始亡獲也今陰陽錯繆氣氣充塞師古曰氣惡氣也充滿也群生寡

遂黎民未濟師古曰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師古曰質易

質音武又反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師古曰詳

盡也一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

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廼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

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

師古曰法與讀口與其下類此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師古曰繇

方謂各采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母諱有司師古曰言不當

誣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師古曰究極也仲舒對曰

臣聞堯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

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

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

容中道師古曰從音千容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此之謂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如堯在位七十載廼

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

不可辟師古曰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

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韶舜樂也孔子此之謂也至於

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

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

若訪方叔播鼗武少師天下眊亂萬民不安師古曰眊不明故

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大

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臣贊曰皆愛施兆民天下歸之

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當此之時

王之文焉

師古曰見顯示也

繇此觀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帝王之條貫同然

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師古曰亦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武周武王樂也以其用兵伐紂故有勳德未盡善也

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

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觀德也故春秋受命

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

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國陋也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

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孟康曰然則常

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

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

服虔曰在位當知材知自有益於政也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

而授之位也師古曰應說近之謂授之位以試其材也

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

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

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

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

商之法行韓非之說

師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

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

俗

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為貪狼也

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

察實

師古曰誅責也

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

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

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僭酷之吏

師古曰僭痛賦斂亡度也音千感反

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

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

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以政法教導之以刑戮整齊之則入首免

而已無耻愧也

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

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

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即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說此太平之致

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始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

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

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風寤

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

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一曰砥厲其行也夫不素養

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

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

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善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

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直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

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

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

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寃苦失職

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寔遂黎

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

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

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師古曰差次也非所謂積日累久

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

師古曰善猶妨也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

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渾殺

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

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

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師古曰錄則謂存視也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師古曰微證也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虐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寔滅寔明寔昌之道師古曰寔古浸字浸漸也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虛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師古曰眩惑也音郡縣之縣與讀皆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師古曰祖始也或謂久而不

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復音扶目反詩不云虐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小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勳以大福也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卒終也言終始如一者惟聖人能之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合同殊異也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

亡師古曰溥也音普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師古曰繇讀海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師古曰古法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

董中舒

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師古曰施設也陳設其序粲然有文以相接師古曰粲明貌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師古曰食讀曰飯衣音於既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性生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以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樂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

君子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

微寔滅寔明寔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

鉅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師古曰晦與暗同是以堯

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於深山孟東曰舜耕於歷山非一日而顯

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

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

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故堯舜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

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

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

自幼及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

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

董仲舒

可為憚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

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

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然陵夷而大

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

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

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

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反復道

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先王之道必

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師古曰眊不明舉其偏

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

揅盜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師古曰揅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

其舜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

其舜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

上中心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

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

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

文因循為教立政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

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

一道亡救弊之政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

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六亂之

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

嘉道敗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師古曰靡散也薄輕也昭明也故舉賢

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

制師古曰師休美也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

之言屢能勿失耳師古曰屢與同僅少也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

之息耗師古曰息也耗虛也耗音呼到反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

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

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

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

圜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

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斲而陵夷若是師古曰意安焉也

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與讀皆

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反謂還歸也黨音他朋友夫天亦

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其

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

古之所不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

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

而况人虐此民之所以置器置器若不足也師古曰置讀與器同音教務整衆然愁聲

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師古曰載亦乘也因乘富貴之資

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

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師古曰畜讀曰畜務此而亡

己以迫蹙民師古曰蹙音子育反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拉謂轉蹙

俗語謂縮胸為朘師古曰朘說見也擅音宣取音子六反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貪

者窮急愁苦師古曰羨饒也讀與術同音弋戰反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

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

者也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

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

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

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

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菜曰茹音如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虐師古

曰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

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

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

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古曰赫赫顯盛也師古曰尹民具爾瞻小雅節

南山之詩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也師古曰尹民具爾瞻小雅節民鄉仁而俗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嚮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

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

也近者視而效之遠者望而效之師古曰效依也音甫性反豈可以居賢人

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

意也師古曰皇皇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

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師古曰此易解乘車者君子之位也

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

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

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行當春秋

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

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

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

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師古曰辟然後統紀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

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

王問仲舒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師古曰

有三仁師古曰泄庸一也大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

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聞昔者魯君

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

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

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師古曰況設詐以伐吳虜繇此

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曰伯讀曰

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

子之門也張曼曰仲尼之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

猶武夫之與美玉也應劭曰武夫石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

猶武夫之與美玉也而似王者也

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
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

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廟長陵高國殿災仲舒居家
推說其意中臺未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為臺也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

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儒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
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

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師古曰攘師古曰位至

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觀相也位至

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
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

膠西王聞仲舒師古曰素聞其賢也大儒善待之仲舒恐又獲臯病
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

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為
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

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瀟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
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師古曰

曰校音下教反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
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

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王
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數十篇十餘

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師古曰掇採拾也音丁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師古曰伊呂伊呂也
堯晏之屬伯者之佐始不及也師古曰堯堯仲也晏晏嬰也伯讀

曰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師古曰耦對也王者不得則
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師古曰事見論語噫難聲也言失其輔佐也噫音於
其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師古
曰與讀日讓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惟發憤潛
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
所漸猶未及虜游夏師古曰漸浸潤也游子游夏子夏也而曰筦晏弗及伊呂
不加過矣至向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